

十大元老(三)

董原 主编



目 录

朱德	1
任弼时	30
董必武	71
陈云	94
邓小平	113

朱德

在四川省仪陇县马鞍场一带的老人们中间，流传过一个神话故事：在远古的时候，有几位天神骑着天马路过这里，看见这一带土瘦民贫，饿殍遍野，便萌发恻隐之心，把他们随身带的粮食撒在地上，并且留下来一些天兵天将，让他们在这里帮助当地的老百姓耕种。因此老人们都说，马鞍场这一带是天神关注的地方，迟早有一天会变成稻菽成山的米粮川；居住在马鞍场一带的人，大都是天兵天将的后代，迟早有一天要出能人！

1886年12月1日，朱德就出生在这里。

朱家租种着地主丁邱川家的20亩地。一家大小14口人，为了生活不得不起早贪黑，拚死拚活地干。

祖父朱邦俊是个刚正朴实的老农民，有一副健壮的身体和一双勤劳的手。老人的一生都是在田野里度过的。

祖母潘氏虽不识字，却是个有胆识、有魄力、有组织才能的人。她骨头硬，办法多，挑起全家老少十几口人的生产和生活的重担。在朱德的眼里，祖母简直是万能的，只怕天塌了她也撑得起呢。

母亲钟氏是个贤淑，宽厚的人。她健壮，每天除了下地干活之外，还要洗衣、做饭、养蚕、喂猪……她任劳任怨，和家人相处得很和睦。

母亲虽然钟爱自己的每一个孩子，但因生育过多（一共生了13个孩子，活下来8个），再加上家务忙，实在没有更多的时间照料稍大一点的朱德。从弟弟降生，朱德就从母亲怀里下来，在土里滚，在地上爬。除吃、穿、

住以外，事事都能自理。他就像琳琅山上充满生机的小松树一样，迎着阳光，泼泼辣辣地成长起来。

参加云南起义

1911年8月，朱德从云南陆军讲武堂特别班毕业后，被分配到蔡锷领导的新军第十九镇（师）七十四标（团）第二营左队（连）任司务长，开始了他一生的戎马生涯。

这年，全国革命形势十分高涨，人民群众反帝反封建的斗争风起云涌，武装斗争此起彼伏。朱德接受云南同盟会的派遣，到新军步兵中去做秘密工作。他利用四川同乡的关系和哥老会的关系为掩护，向士兵们宣传同盟会的纲领，启发他们认识清王朝对外投降卖国、对内压迫人民的反动本质，鼓动他们推翻清朝，建立民国。虽然这项工作相当危险，随时都有被杀危险。但朱德机智灵活，沉着勇敢，悄悄在士兵中撒下了革命的种子。

1911年10月10日，武昌起义爆发。这喜讯极大地鼓舞了正在准备起义的云南革命党人。蔡锷等领导人分析了当时云南各方面的情况后，决定在10月30日，（重阳节）举行武装起义。

起义军浩浩荡荡地从巫家坝向省城进发，25岁的左队队长朱德，走在队伍的最前面。

他一面快步前进，一面回头招呼部队：“跟上，不准掉队！”躲在总督衙门里的反动总督李经羲万分惊恐，急令骑兵团阻击起义军。谁知这个骑兵团的许多军官和士兵，早就成了朱德的密友。他们不但不阻击，反而加入到朱德的队伍中来。

午夜12时，朱德率领的起义军先头部队已来到省城东南门。按照事先的秘密约定，城里的革命党人马上打开城门。这时，朱德从地上一跃而起，威严地命令部队：

“跑步前进！”在城里城外一片纷乱的枪声中，起义军冲入城内。

城里到处是枪声、火光。敌人炸了营，一个个像热锅上的蚂蚁四处乱窜。朱德带着部队甩开零散敌人的纠缠，直插总督衙门。

李经羲为了保住他这个最后巢穴，在衙门内外修了很多工事，并调两个营的兵力和两个机枪连守卫。朱德早就秘密结识了卫队营营长李凤楼，并通过他了解了反动当局捕杀革命党人的罪恶计划。现在，两军相遇，是争取卫队营的最好时机。朱德于是让士兵们向衙门里喊话：“卫队营的弟兄们，站过来吧，让我们团结携手，共同消灭李经羲！”喊话起了很好的作用。但仍有几个李经羲的亲信想顽抗。李凤楼火了，立即下令：

“把那几个家伙先抓起来！”接着，带领全营向起义军缴了械。朱德带领士兵冲到总督衙门的高墙下，迅速翻墙进去，打开大门，冲进总督府。

李经羲早已化装潜逃了。一天以后，朱德才在四堆集的一个姓肖的巡捕家里找到了他。在朱德面前，李经羲浑身直打哆嗦。朱德叫他坐在椅子上，然后告诉他不用害怕，只要他能令云南境内所有的清兵缴械投降，就可以立功自赎。李经羲无奈，只得写信给他的部下夏豹伯（任镇台）、龚心湛（任蒙自关道尹），叫他们停止抵抗，缴械投降。

于是，云南 40 几个清朝的边巡防营共 1 多人便放下了武器。几天内，云南全省兵不血刃地改换了共和旗号。

之后，朱德逐渐在云南军中得到提升，并随军转战川、滇两省。

拒绝了杨森的师长职位

1922年5月，朱德接到曾在云南护国军中共过事、如今已成川东大军阀的杨森发来的电报。电报邀请朱德“念在旧交”，到重庆“聚首”。

重庆朝天门码头。任四川督军的大军阀刘湘和任重庆警备司令、川军第二军军长的杨森，伫立在码头，迎接朱德。

当朱德踏上码头的时候，岸上的士兵和群众发出热烈的欢呼声。刘湘、杨森走上前和朱德握手，之后把他接进一座豪华的别墅。

宴会，美酒，歌舞，……刘湘和杨森以最隆重的礼仪接待他。

朱德冷静地应付着这一切。他极少讲话，他要看看杨森请他来究竟是为了什么。

终于杨森说话了。他踌躇满志地说：“我们正在积极备战，准备消灭熊克武的川军第一军，平定整个四川。你是威震川滇、能征善战的一员虎将。就留在我们这里干吧。”

给你个师长干，怎么样？”朱德丝毫没有因为杨森所出的“高价”所激动。

筵席散了，但谈话仍在继续。朱德冷静而委婉地说：“谢谢二位的盛情。不过我已决定出国留学。”

“什么？要出国留学？”杨森很惊愕，接着哈哈大笑起来，“你老兄怕是喝多了吧？”“不！这是真的！”朱德严肃地说。

坐在一旁的刘湘劝他道：“仁兄已是36岁的人了，还留什么学？别浪费时间和金钱了。如果你是累了，何不到峨眉山去休息休息？”朱德笑着摇摇头。

真是怪人！杨森怎么也猜不透这个十几年驰骋疆

场的虎将，如今却想抛弃高官厚禄去念书。他到底是为了什么呢？“那好吧。”最后，杨森无可奈何地说：“既然老兄主意已定，我们就只好从命了。日后留学归来，小弟仍然虚席以待！”**孙中山要朱德回滇军工作** 1922年，朱德冲破了旧世界的樊笼，踏上新的征途，从此揭开了他生命史上崭新的一页。

6月，朱德到了中国第一大城市上海。

他怀着求知的欲望，走遍了上海的大街小巷。这里有高楼大厦，有琳琅满目的商店，有五颜六色的霓虹灯，还有咖啡馆和舞厅，有钱人过的是纸醉金迷的腐朽生活。可在贫民区里，却居住着面黄肌瘦的穷人。他还看见一群群无家可归的苦力，蜷卧在摩天大楼的阴影里。……朱德边看边思索：看来为资本主义服务的近代科学并没给中国带来什么好处。贫穷、疾病和悲惨的结局，严重地威胁着上海的劳动人民。

“上海太烂，不成样子！”他不愿再呆下去，决定立即北上。

他到了北京，与好友孙炳文会合了。他们彻夜促膝畅谈，谈到中国共产党成立一年来中国革命发生的根本性变化，谈到在全国各地掀起的罢工热潮，谈到在中国共产党的组织和领导下在广州召开的第一次全国劳动大会……。

当谈到帝国主义者怎样用最恶毒的字眼来攻击和咒骂中国共产党的时候，他们会心地笑了。朱德站起来，在屋里踱了几步，然后对孙炳文说：“如果这个党被帝国主义者用最恶毒的字眼攻击和咒骂，就正好说明这个党是坚决反对帝国主义的，从而也就是反对帝国主义的走狗——封建军阀的。这样一个反帝反封建的党，正是咱

们跑遍了大半个中国所要寻找的党啊！”他们最后商议，应立即去拜会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人陈独秀。因当时陈独秀在上海。

于是他们又决定去上海。

到上海后，通过孙炳文的介绍，他们先拜会了仰慕已久的孙中山先生。朱德早就对孙中山先生的为人和坚韧不拔的革命精神敬佩不已，但是对他的革命策略和方法，朱德却认为是不成功的。所以，当孙中山建议他们重回滇军工作，组织驻贵滇军，讨伐广东军阀陈炯明，并答应先付给 10 万元作为整编部队的经费时，朱德却婉言谢绝了。朱德说：

“我们已经决定去德国研究共产主义，研究军事学，并亲眼看看欧洲大战的结果。”

“要出国去考察？好！很好！”孙中山赞许地说：“可是你们为什么不到美国去留学？而偏偏去欧洲？美国没有封建背景，又有很多进步制度。”

这时，朱德和孙炳文十分坦率地回答了孙中山提出的问题：“我们之所以不愿意去美国，是因为美国从来不援助为争取民主共和而进行斗争的人们，相反地却帮助他们的敌人。西欧各国的统治者和美国的统治者一样，都是一丘之貉，但欧洲已经出现了声势浩大的社会主义运动，这是一种新的社会力量。去研究研究这个新的革命理论和革命运动，这对我们中国也许更有好处。”

孙中山不再说话，只是默默地点了点头。

陈独秀拒绝了朱德的入党要求

不久，朱德和孙炳文终于在闸北区的一间小屋里找到了中国共产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委员长陈独秀。朱德当时十分高兴，他想：这次可算找到了自己日夜向往的共

产党了。

他兴致勃勃地向陈独秀谈了自己的经历和对中国革命的认识，并诚恳地提出入党要求。

但他万万没有想到这个鼎鼎大名的中国共产党领导人，竟对热心革命的朱德十分冷淡。

因为朱德是一个旧军队赫赫有名的将军，陈独秀十分怀疑他要求入党的动机，陈独秀冷冷地说：“要参加共产党的话，必须以工人阶级的事业为自己的事业，并且要时刻准备为它献出生命。像你这样的人，需长时间的学习和真诚的申请。”

朱德感到失望，感到痛心。为什么行伍出身的人，就没有资格参加革命？朱德和孙炳文商议，决定按原计划到德国去寻找革命真理和党的组织。

周恩来和张申府介绍朱德加入中国共产党

9月的一天，法国邮船“安得列朋”号徐徐离开上海港，开始了去欧洲的航行。朱德和孙炳文站在甲板上，望着渐渐远去的祖国，泪水夺眶而出。

邮船经过香港、西贡、新加坡、孟买、科伦坡、地中海到达法国的马赛。登岸后，朱德二人立即乘火车到达巴黎。

他们在巴黎的一个中国商人家里住下来。在这里，他们得到了一个渴望已久的好消息：旅欧留法勤工俭学学生中，新建立了“中国共产党旅欧总支部”，负责人是大学生周恩来。听说周恩来刚离开巴黎，到德国柏林去组织新的支部。朱德十分兴奋，他和孙炳文又急忙乘火车赶到柏林。

这天傍晚，他们来到柏林康德大街周恩来住所门前。

此刻，朱德的心情是既兴奋又忐忑不安。他想：周恩来会热情接待我吗？会不会对我投以怀疑的眼光？会不会因为我在旧军队中的经历而把我拒之门外呢？门打开了。一个英姿焕发、两眼炯炯有神的青年出现在面前，并请他们进屋坐下，之后他亲切地问：“请告诉我，有什么事需要我帮忙吗？”朱德面对比自己年轻 12 岁的青年，激动地讲述他怎样逃出云南，怎样会见孙中山，怎样为寻找自己的新生命和中国革命的新道路而来到欧洲。并恳切提出自己希望加入中国共产党的要求，表示一定好好学习，努力工作，为共产主义事业奋斗终生。

周恩来看着朱德那朴实的脸庞，侧着头，认真地听着他的讲述，不时点点头。朱德从对方亲切的目光中，感到了信任和支持。

听完朱德的叙述，周恩来十分高兴，他认为像他这样一位在推翻清王朝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中有重大贡献，又不满社会现实，毅然抛弃高官厚禄，远涉重洋，积极寻找革命真理，愿为中国人民的彻底解放而奋斗终生的人，完全可以成为一名无产阶级的先锋战士。因此他满腔热情地接受了朱德的要求，同意和张申府一起，介绍他加入中国共产党。后来经过党组织批准，朱德于同年 11 月，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从此，朱德获得了新的政治生命，走上了为共产主义而奋斗的道路。

南昌起义的领导人之一

朱德回国后，担任了南昌市的公安局长。

1927 年 7 月下旬，南昌连续出现高温燥热天气。一场震惊世界的革命风暴就要在这里爆发。

按照前敌委员会的决定，起义的时间定在 8 月 1 日

凌晨一点钟。

几天来，根据朱德提供的大量情况，前敌委员会对敌情和南昌周围的地形已了如指掌。起义的各项准备工作已基本就绪，各起义部队也都有了明确的分工。这些天来，朱德一方面要和周恩来、刘伯承等商议发动起义的具体事宜，另一方面还要与开进南昌的贺龙、叶挺等秘密接头，有时还要巧妙应付滇军上层人士和国民党反动当局。

前敌委员会经过反复研究，分配给朱德一项重大任务，要他利用自己的特殊身份及声望，在起义开始时想办法麻痹和牵制敌人的指挥官。

7月31日，驻扎在南昌城里的敌第二十三团团长沙卢泽明、第二十四团团长沙肖曰文以及一个姓蒋的副团长，同时收到一份印制精致的红色请柬。原来是原滇军少将旅长、现任军官教育团团长兼南昌市公安局局长朱德邀请他们晚上去赴宴。三个人受宠若惊，顿觉身价百倍。傍晚，他们都满面春风地赶来赴会了。

朱德以消闲自若的神态，将客人们迎入大厅。大厅里，灯火通明，乐声悠扬。一张圆桌上，摆满了珍馐佳肴，玉液琼浆。朱德兴致勃勃地举杯道：“咱弟兄们十几年来东征西战，南北漂泊，难得在一起聚会。今日良辰，邀请诸位大驾光临，只是为了开怀畅饮，叙叙旧。我朱德感谢各位赏光。来！干了这杯！”宴会从晚6点一直进行到9点，已是酒足饭饱了。朱德又邀请客人们到院里打麻将。

卢泽明高兴地说：“好啊，我的手早痒了。”

朱德为了稳住这几位客人，故意输给他们不少钱。客人们越打越不想撒手。

就在此时此刻，院子的外面，一场真枪实弹的战斗正在加紧准备。城里已戒严，起义军总指挥已下达了“河山统一”的特殊口令。埋伏在各个指定地点的起义军战士已在臂上缠上白毛巾，电筒上贴上红十字条……一切都安排就绪。

10点钟左右，一个滇军的副营长急忙跑进来，上气不接下气地向客人们报告说，他已接到命令，要他立即解除自己所辖地区里的滇军武装，不知道这件事该怎么办。

这突如其来的消息使院里的空气骤紧。大家都停下手。朱德的心里一紧，随即哈哈大笑：“谣言！纯属谣言！大家尽管打牌，不要受这些流言蜚语的干扰。”

但是，客人们无心坐下来打牌了。肖曰文坚持要回去看看，卢泽明也如热锅上的蚂蚁般地来回踱步。朱德思索了一下，而后以惋惜的口吻说：“那只好悉听尊便，改日再会吧。”

当客人们消失在大门外，朱德马上换上军服，跃出大门，向起义军总指挥部奔去。

他向总指挥部报告说：“起义的消息已泄露，要赶快动手！”午夜11时，南昌城里枪声大作，杀声四起，起义军战士从各个地方向沉睡的敌人发起猛烈攻击。敌二十三、二十四两个主力团因失去指挥，很快就被起义军消灭。接着，朱德带领军官教育团的学员们及部分警察，也投入了搜索敌人的战斗。

经过四个多小时的激战，城里的枪声渐渐稀疏下来。在起义军总指挥部所在地的江西大旅社的楼顶上，一面鲜艳的红旗，在晨风中猎猎飘动。它象征着南昌起义的胜利，象征着人民军队的诞生。

南昌起义胜利后，朱德被任命为起义军第九军副军长（军长许杵从未到任）。

根据前敌委员会的决定，起义军于8月3日撤离南昌，向广东方向挺进。朱德陈毅率第九军于9月20日抵达三河坝，并在此驻守。

朱毛会师

1928年春天，湖南的革命形势本来很好。但由于党湘南特委执行了乱烧乱杀的“左”的错误政策，致使一部分群众产生了恐惧心理而远离革命。加上当时粤、桂、湘的军阀混战刚结束，已达到暂时的妥协。于是便勾结起来，以七个师的兵力，分南，北、西三路对湘南实行“联合会剿”。朱德、陈毅为了保存革命实力，果断决定：除留下部分地方武装在湘南坚持斗争外，其余部队全部撤出湘南，向井冈山地区转移。

4月25日，朱德、陈毅率起义军和湘南的农军共1000余人，到达江西宁冈的砦市。

1928年4月28日，两个伟大的人物——毛泽东和朱德在砦市的龙江书院见面了。四只扭转乾坤的巨手紧紧地握在一起。

5月4日，在砦市河东沙洲的广场上，门板和竹竿搭起的高大的主席台，无数面红旗簇拥着。主席台两旁竖立着“庆祝两支革命部队胜利会师”、“打倒国民党反动派”的巨幅标语。一大早，战士们迈着整齐的步伐走进会场。茅坪、新城、源头、柏露等地的农民群众，也举着小红旗，赶来参加大会。

不到10点，草坪上已坐满2万多人。

一会，毛泽东、朱德及其他负责人登上了主席台。全场一片掌声雷动。

大会执行主席陈毅在会上宣布：全体部队改编为中国工农红军第四军。军长是朱德同志，党代表是毛泽东同志。会场上扬起阵阵欢呼声。

朱德健步走到主席台前、神采飞扬地开始讲话。他强调了这次会师的重大历史意义，分析了红军发展的前途。他说：“我们胜利会师，大家一定都很高兴。可是敌人却在那里难过。那就让敌人难过去，我们不能照顾他们的情绪，我们将来还要彻底消灭他们呢。”

毛泽东的讲话，也不时被掌声打断。他说：“我们红军不光要打仗，还要发动群众，组织群众。现在我们虽然在数量上、装备上不如敌人，但是我们有马列主义，有群众的支持，就不怕打不败敌人。十个指头有长短，荷花出水有高低。敌人也有强有弱。我们要善于抓住敌人的弱点，然后集中力量狠狠地打。打胜了，就立刻分散躲到敌人的背后去玩‘捉迷藏’。这样，我们就能掌握主动权，把敌人放在我们手心里玩。”

他的讲话，使大家信心倍增。

朱、毛会师，在中国共产党的历史上，特别是在军队发展历史上，是一件大事，也是朱德革命历程中的一个重要里程碑。

从此以后，朱德和毛泽东的名字连在一起，成了中国革命的象征。

“把我劈成两半，也割不断我和毛泽东的关系”

1935年8月中旬，由朱德总司令、刘伯承总参谋长和张国焘率领的红军左路军，按8月4日党中央在沙窝召开的政治局会议精神，继续向北开进。

队伍在卓克基稍事休息，便进入了茫茫无际的水草地。

经过 10 几天的艰苦行军，部队终于来到了草地的中心地带阿坝。

按原定计划，左路军从阿坝再往东北方向走，渡过噶曲河，就可到达班佑，同毛主席率领的右路军会师，再一起北上。

然而，意外的事情发生了：权迷心窍的张国焘以噶曲河水上漲不能通过为借口，擅自下令左路军停止前进，改道南下，并命令已渡过噶曲河到达墨洼的左路军先头部队，重新渡河南下。

朱总司令与刘伯承总参谋长听到这个决定，既震惊，又气愤。他们一同去找张国焘。

朱德说：“北上中央经过多次讨论后定下来的，怎么能随便推翻呢？”刘伯承也说：“我和一些同志亲自去试过了，河虽然涨水，但有些地方河面宽，水并不深，部队渡河没问题。”

“哎呀——”张国焘很不耐烦地说：“你们这些同志，怎么不看看实际情况呢？我们不能光听一两个人的汇报和相信两个地点的测试，就认为可以渡得了河。现在这里正是雨季，雨一下子停不了，水也不会马上退，总呆在这里是危险的。根据敌情的变化，根据天时、地利，目前已不是我们要不要北上的问题，而是中央和右路军应回师南下的问题。”

听了张国焘的这番话，朱德和刘伯承的心情沉重起来。张国焘是仗恃自己人多枪多，一心要与党中央闹分裂，从而实现他自立为王的个人野心！

朱德的分析不错。在一个偶然的会里，朱德读到了一份电报。电报是张国焘的部下联名发到党中央的，表示拥护张国焘当党中央书记及军委主席。朱德看后，

很奇怪：

“共产党里怎么竟会发生这样争权夺利的事？张国焘可算是第一个。”

他们更感到局势的严重。

对于张国焘的错误行为，党中央多次来电对他进行了批评，并命令他立即率部北上，不得拖延。

电报一份又一份来，张国焘却都往地上一扔。

9月上旬，张国焘密电右路军前敌总指挥部政委陈昌浩，命令右路军“南下，彻底开展党内竞争”，企图危害中央。密电到了巴西，右路军前敌总指挥部正在开会，陈昌浩正讲得兴高采烈。他接过电报，顾不上细看，顺手交给身边的参谋长叶剑英。叶剑英看后，立即把电报装在口装里，若无其事地走出会场，之后飞快跑到党中央驻地，把电报交给毛泽东。

毛泽东看完电报，感到情况十分紧急，便马上用铅笔把电文抄下来，把原件交给叶剑英，告诉他处境危险，要赶快回去，要提高警惕。等叶剑英急速赶回会场，陈昌浩还在滔滔不绝地讲着。

毛泽东带着这份密电的抄件，立即和张闻天、博古等紧急磋商。他们一致认为，张国焘既已背着中央，秘令要右路军“南下，彻底开展党内竞争”，继续说服等待张国焘率部北上，不仅不可能，而且会招致不堪设想的后果。

接着，他们很快赶到三军团驻地，同在那里的周恩来、王稼祥召开政治局常委会议，一致决定党中央和一、三军团连夜北上，脱离险区。

张国焘于9月15日制定了（大举南进政治保障计划）；17日又悍然发布大军南下的命令，并再次电告陈

昌浩于9月下旬将右路军中的四军、三十军从草地带回。

张国焘的一系列反党活动，遭到了朱德、刘伯承的坚决反对与严正斥责。显然，朱德与刘伯承已成了他分裂党、分裂红军的巨大障碍。对此，张国焘怀恨在心，把朱德、刘伯承视为眼中钉，恨不得置他们于死地。于是，张国焘一手制造的一次次非难、一回回陷害，便向他们扑来。

在张国焘亲自组织的一次所谓“党内活动分子会议”上，张国焘的“活动分子”们讥讽、喧闹、跺脚、谩骂，拍桌子、吐口水。张国焘阴险地坐在一边，一言不发，任凭他的“活动分子”们歇斯底里地对朱德叫嚷：

“快说，你为什么要坚持北上？”朱德镇静地答道：“北上的决议，我是在政治局的会议上举过手的。这个路线是正确的，我坚决拥护。我是一个共产党员，我的义务是不折不扣地执行党的决议。”停一下他又说，“党是一个整体，不能分裂。红军的行动应按照党中央的决定执行。”

“行了，别说这些。我们现在要南下，你究竟支持不支持？”“我是支持北上的。你们一定要南下，我也没办法，但南下是没有出路的。你们这样做，就是分裂党，分裂红军！”“北上！北上！你为什么不现在就北上？你走你的阳关道，我们这里并不需要你！”朱德理直气壮地反驳：“我来左路军工作，是执行党中央的决定。我的任务是和四方面军的同志们一道执行党中央的决定，共同北上。既然你们现在不肯北上，那我只好等待。”又说：“不过我相信，四方面军的广大指战员是顾大局、识大体的。他们最终是会走到党中央、毛主席的身边来的。”

这时有人大声喊叫：“你说赞成北上，又要跟我们南